

第一百四十八章 那些月兒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攜桑文入了後圓，範閑抬頭一看，隻見圓中鶯鶯燕燕翠翠紅紅處處融融洽洽，濃春近暑時節，涼風有信，眉月一輪掛天上，四處假山青樹下掛著燈籠。月光與燈光一渾，更添幾分迷蒙之感。便在這片迷蒙燈光之中，十餘名姑娘家正嘖嘖喳喳地說著話，那些眉眼清柔的妮子們穿的衣裳並不多，或立於樹下，或臥於榻上，姿式不一，偶有麗光透紗而出，身上散發著的淡淡香味，更是直撲鼻中。

範閑一怔，不禁產生某種錯覺，莫非自己是來到了盤絲洞，這華圓何時變成了陳園？

姑娘們嘖嘖喳喳說個不停，一時間竟是沒有發現站在背光處的範閑，兀自津津樂道著白天抱月樓的事情，那一劍之威，以及欽差大人當街痛罵的雄風。

主講者，乃是抱月樓的兩位頭牌姑娘之一，聽講的，卻是那些睜著大大的眼睛，泛著好奇或仰慕神情的小妮子。

範閑低聲說道：“不是說樓子裏的姑娘都送到了別的地方？”

桑文掩唇一笑，解釋道：“這不是圓子裏的姑娘嗎？”

範閑這才醒過神來，不禁下意識裏多看了幾眼，心中歎息著，都說女大十八變，這些個在路上被思思揀回來的流民孤女，怎麼在蘇州城未養多少天，也個個出落的如此花枝招展？雖說眉眼間猶是稚意十足，青澀未褪，怎奈何天然一股青春氣息逼麵而來，令人好生快意。

尤其這後圓向來禁無關男子入內。丫頭們正聽著梁點點講白天的故事，興趣十足，所以行坐舉止也不怎麼講究，有趴在榻上挺著小翹臀扮驕憨的。有拿著扇子扮清淑的，筆直修長地腿形，隔著薄薄的布，呈現著各式各樣緊繃的美感。

大皇兄的二奶瑪索索此時正坐在椅子上聽講，雖然白天遠遠見過當時情形，但經由梁點點那檀香小嘴說出來，更添幾分驚心動魄，隻是梁點點這姑娘家也未曾親見樓中內幕，所以對於範閑地描繪，對於他臨危不敵。膽氣過人的描述未免誇大了些，成功地塑造出來了一位慶國本不應有的完美年輕男子形象。

圓中姑娘們的眼神都熱了起來，羞了起來。愛煞了欽差大人，卻口不能開不敢開。就連瑪索索微微偏頭望池前，眸中都流露出了幾絲異樣的神采。

範閑咽了一口口水，知道再看下去，自己將會犯不少生活上的錯誤。那些小妮子還在發育，可小嫂子和梁點點二人卻真正乃是天生媚物，眉如黛。唇若朱，眼中有神，賭之失神，豈能再睹...他正準備咳兩聲提醒眾人，卻聽得圓中一個妮子無意間講的一句話，便閉了嘴，靜靜地站在背光處。

桑文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那個小丫頭不過十二三歲，睜著大大的眼睛。天真說道：“姐姐們，為什麼一直沒有看見少奶奶？”

因為時局的關係，範閑一行人在華圓裏住了幾個月，並沒有搬到杭州去，這些日子裏，思思帶著這些小丫頭在圓裏生活，這些丫頭們，自然早就知道了恩人的姓名與身份，能夠成為欽差大人家地丫環，自然是讓她們感到很幸運的事情，可是已經這麼久了，卻沒有看見過少奶奶，讓她們也有些奇怪。

梁點點聽著這話，微微一愣，沒有說什麼，這些小丫頭們不清楚，她是京都人士，自然知道早年鬧的轟轟烈烈地範林聯姻之事。林家小姐是長公主的私生女，這件事情已經漸漸由朝廷權貴才知的秘辛，變成了民間流傳的謠言，雖未證實，卻也沒有多少人不相信。而天下皆知，小範大人與信陽方麵早已成水火不容之勢，這事情...

有丫頭啐了一口，斥道：“主家的事情，咱們哪有資格議論，被思思姐聽著了，小心你那張嘴！”

頭前那丫頭憨憨笑道：“嘿嘿，其實...喜兒也隻是想看看，能配得上少爺地少奶奶，生的是什麼天仙模樣。”

在她們的心中，範閑自然是最最上等地一流人物，自然好奇林婉兒是個什麼樣子的人。

“聽聞這位少奶奶也是位賢淑大家閨秀。”梁點點忽而眼珠一轉，嫣然一笑說道：“不過聽說模樣倒不如何出挑，只怕還及不上思思姑娘。”

“那倒是，有幾人能配得上少爺…”

“嘻嘻，還真不知道以後…對了，咱們圓子裏不是還住著位姑娘？隻是平日裏也沒有見過幾麵，好大的架子。”

梁點點似笑非笑說道：“聽聞…也是大人的紅顏知己，隻是又不是思思姑娘乃是老人了，這沒名沒份的。”

“閉嘴！”隱約知道海棠身份的丫環不好去罵梁點點，隻得捉著那丫頭趕緊罵道：“真真是想找死了，那等貴人哪屑得擺架子給你這死東西看。”

…

範閑聽不下去了，咳了兩聲，走到了光明處。

丫環們唬了一大跳，紛紛起身，斂神靜氣，對著範閑齊齊一福，柔順說道：“見過少爺。”

華圓裏的稱呼，還是依著京都宅院裏的規矩。

範閑看著這些小妮子們搖了搖頭，心想著自家院裏都議論成這樣，還不知道外麵傳的如何不堪，不過他也是位心性疏朗之人，更懶怠在意別人如何腹誹，緩緩說道：“夜深了，都去睡吧。”

丫環們吐了吐舌頭，又行了一禮，趕緊整理衣衫，悄無聲息地回了各自廂房。

隻有梁點點與瑪索索被範閑喊了下來。

範閑盯著梁點點那張清麗之中自然流露著媚意地臉，半晌沒有開口說話。

梁點點心間微喜，臉上卻沒有表露出來。反而是刻意嫵弱著，怯生生地半低著頭，把自己最美麗的一麵展現出來。

當年京都範林聯姻，市井傳言中。範閑對於那位病妻著實是疼愛有加，便可知道這位小範大人乃是位重情之人。在一應閨閣之中，範閑乃是姑娘們的夢中情人，梁點點雖自幼成長於花舫也不例外，隻是多些不怎麼令人舒地機心與考慮。

梁點點對於自己的容貌極有信心，心想少奶奶生的遠遠不如自己，便能得到小範大人疼愛，隻怕這男子是喜歡憐惜人，所以刻意擺出這副模樣來，而且抱月樓蘇州分號開業後。小範大人一直沒讓自己接客，想來也是對自己有幾分意思…

感受著範閑一動未動的目光，梁點點喜意漸盛。含羞低著頭，一言不發。

站在範閑身後地桑文看著這一幕，唇角泛起一絲厭惡的笑容。

範閑忽而開口說道：“每個人，都有讓自己活的更好的權力，所以我對你的想法並不反感”

梁點點愕然抬頭。對上了範閑那毫無情緒的目光，这才知道自己會錯了意，心頭一悸。

範閑繼續冷冷說道：“不過。我不喜歡。”

梁點點羞愧襲身，根本不敢說什麼。

“沒有人天生就是要服侍人的，你若不願意在抱月樓做，讓桑掌櫃把你轉成清籍，把銀子掙回來了，自然放你出樓。”範閑盯著她那張美麗的臉頰說道：“桑文，給她收拾行李，換個地方住。”

桑文一怔，渾沒料道提司大人竟是如此毫不憐香惜玉。卻也不敢多說什麼，帶著眼有淚光的梁點點入宅收拾去了。

此時圓中，就隻剩下了範閑與瑪索索兩個人。

瑪索索忽然輕聲開口說道：“大人，索索是不是也要出府，免得汙了這圓子裏的清靜？”

範閑唇角微牽，苦笑了一聲，看著這位胡族公主碧海一般地眼眸，挺直的鼻梁，深刻而美麗的麵部，輕聲說

道：“住著，不多言，不多問，我很喜歡你，日後若有機緣，我幫你。”

瑪索索微微吃驚，抬頭看著範閑，似乎沒有想到對方竟然將所有地事情都看的清清楚楚，更流露出了那等意思，不由感激說道：“多謝大人。”

範閑平靜說道：“不謝，我本來就喜歡站在冰上看世界。”

回到屋內，思思已經備好了熱水，洗罷臉，將雙腳伸入熱水之中，範閑滿意地歎了一口氣，旋即閉目，開始依照海棠傳授的法門，用涓涓細滴修復著今天被葉流雲劍氣所傷的經脈。自幼長大，他修行的法子與世人都不同，正而八經地冥想過程對於他來說，就像是打瞌睡一般簡單。

不知道眯了多久，眼簾微啟，真氣流轉全身，發現已經舒服多了，又發現屋內一片安靜，不免有些異樣。

往側方望去，才發現思思已經俯在書案上睡著了，大概是白天擔心了太久，晚上又等了太久，姑娘家困的有些不行。

範閑笑了笑，也不喊醒她，自己扯了毛巾將腳上的水擦幹淨，輕輕走到她地身後，把自己的袍子披到了她的身上，擔心她會著涼。

在思思的身後站了一會兒，看著姑娘家潔白後頸旁的絲絲亂發，他無由一歎，想起當年和思思在澹州抄書的時節，那是何等的輕鬆快活自在，全無外事縈懷，隻有豆燈一盞，硯台一方，禿筆一枝，嬌侍一人，二人並坐抄襲石頭記，雖無脂批，但那點點娟秀字跡，亦有真香。

他想了想，右手輕輕按上思思的後頸，替她揉了揉，在幾個穴道上微施真力，幫助她調息身體，催她熟睡之後，才小心李翼地將她抱了起來，擱到了**，拉上薄被蓋好，這才放心地拍了拍她的臉蛋兒，趿拉著鞋子走出房去。

關門地瞬間，他似乎看見了熟睡的思思臉上露出了一絲安全而愜意地笑容。

...

披著衣。趿拉著鞋，聳著肩膀，範閑毫不在意形象的在華圓裏逛著，似乎想借這四麵微拂的夜風。吹拂走自己內心深處的鬱結。鹽商楊繼美送地華圓雖華美，隻可惜卻無法清心。

他的心頭壓了太多的事情，五竹叔不在身邊，婉兒不在身邊，真是無處去訴，無處去論，無處去發泄。

沒有人知道，為什麼他在江南做事會如此之急，如此不惜一切地進行著大扭轉。包括他的朋友，他的下屬。他的敵人，他的親人在內...的所有人，似乎對範閑都有一種錯誤的判斷。

而這種判斷卻是範閑最為憤怒的。

所有人都認為範閑在涉及到權力地鬥爭中可以做到無情。所以眾人有意無意間，就把他與長公主之間那千絲萬縷的聯係給遺忘了，隻等著看他如何將信陽踩在地上，卻沒有想到，範閑不僅要踩。而且要踩的漂亮。

範閑對長公主無絲毫之情，但他對婉兒情根深種，而婉兒。畢竟是長公主地親生女兒。

所有人都忘了這點。

所有人都故意忘了這點。

範閑很憤怒，很陰鬱，雖然他已然暗中做出了安排，可依然憤怒。

如果有一天，長公主真地死在了自己的手上，婉兒怎麼辦？

...

無處訴，無處訴。

範閑不能停下腳步。

在官場上，在江湖上如此，在華圓裏也是如此。他跨著步，繞過寂清的池塘，行過冷落的長廊，純粹是下意識裏，沿著那條熟悉的石徑，走到了華圓最後方那個安靜地書房外。

他抬頭看著那扇門，忍不住自嘲地笑了起來，怎麼又走到了這裏？

世說新語中，王獻之居山陰，因思念戴安道故，冒雪連夜乘舟而訪戴。晨光熹微時，王至戴家門前，未敲門轉身便走。仆人大椅，王說：“吾乘興而來，興盡而去，何必見戴？”

範閑沒有這種別扭的名士風度，也不喜歡玩心照不宣，更不恥於徐師二人的做作。他既然來了，便明白自己已經習慣了在麵臨真正地心境困局時，會來找她商量，尋求一個法子，至少是能安自己心的法子。

所以他抬步上石階，輕推月下門。

書房沒上門，這半年來，她一直就住在裏麵，安安靜靜地，一個人遠遠住在華圓的僻靜處。

海棠早已在他來到門前時就醒了，已經從**坐了起來，身上披著一件花布衫子，坐在床頭，似笑非笑地望著他。

書房裏沒有點燈，隻有外麵的淡淡月光透了進來，但以他們兩人的境界，自然將屋內一切，將彼此臉上的神情看的一清二楚。

夜有些涼，範閑搓了搓手，反身將門關上，趿拉著鞋子走到了海棠的床邊，毫不客氣，掀開錦被一角，鑽了進去，坐在了床的另一頭，與海棠隔床相望。

被窩裏很暖和，沒有什麼香氣，有地隻是一片幹淨溫暖的感覺。

海棠看著這無賴，無可奈何說道：“須知我想過，我以後還是準備要嫁人的。”

範閑的腳在**的棉布上蹭了兩下，舒服地歎息了一聲，又有些意外與失望，居然沒有碰到海棠的腳，看來對麵的姑娘家是盤腿坐著的。

他說道：“我是奸夫。”然後又笑著說道：“你是**婦。”

“當然。”他笑著說道：“這是外麵傳的。”

海棠瞪了他一眼。

範閑說道：“隻是一件，我死了也不甘心的。我雖生的比別人略好些，卻並沒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樣，如何一口死咬定了你我有私？朵朵，我太不服。今既已耽了虛名，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，反正如是了，不若我們另有道理...”

這番話說的何其幽怨。

海棠卻隻歎了口氣：“這節雖沒刊印出來，但思思前兩天抄後也拿來給我看過，七十七回晴雯說的話，你何苦再拿來尖酸我一番？我不是賈二爺，你也不是俏丫環，葉流雲也並未傷到你死的地步，在這處扮著哀怨，卻不知心裏正怒著什麼事。”

範閑自嘲笑著搖搖頭，一時沒有開口。

書房改成的臥室裏就這樣陷入在安靜之中。

“我不是喜歡玩曖昧。”範閑輕聲說道：“你大概不明白我說的是什麼意思，隻是，我確實挺喜歡和你呆在一起說說話。”

海棠明亮的雙眸在黑夜之中泛著光芒。

“可現在咱們確實很曖昧。”範閑微笑著說道：“本來想來吐一吐心中的苦水，卻沒想到，偶一心動，發現另一樁苦事。”

“每個人都是會嫁人的。”

範閑半靠在床腳，雙眼微閉，說道：“可是為什麼想到你以後要嫁給別人，我的心裏就老大的不痛快？”

海棠的眼眸裏笑意漸盈，盈成月兒，盈成水裏的月兒，盈成竹籃子裏漸漸漏下的水絲中的縷縷月兒，雙手輕輕拉扯著被角，蓋在自己的胸上，望著範閑那張臉，緩緩說道：“那...嫁給你怎麼樣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